讀易詳說

六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易詳說卷十

下經 兌至未濟

宋 李光 撰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兌之能亨以澤說物也以說物非特物亨己亦亨焉以情感物未有出于正者卦體一陰在外二剛在內剛而外柔以此說物

則不入于佞邪而其道亨矣
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
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
民勸矣哉
兌之為義孔子以一言釋之曰說也蓋兌為澤說萬
物者莫說乎澤故為萬物之所說也兌之為卦一陰
處乎上二陽處乎下外柔而內剛也聖人涉世外曲
而內直外柔而內剛內不失已外不絕物无往而不

通以正說人故曰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也湯武革命南巢牧野之戰勞民犯難而民忘勞忘
死者豈以力驅之哉能盡說之道得其心而已古之
興大役動大衆未有下不說從而能成功者秦之長
城隋之遼東二役興而天下亡矣說道之大民皆相
勉勵以從上之命何事而不可成乎聖人所以大之
也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澤陂澤也人所資以為灌溉之利禹貢曰九澤既陂
雲夢之類是也澤不相麗或有時而竭涸以澤麗澤
相繼不絶故其為利无窮君子體此象相與講習見
所未見聞所未聞故其心悦也孟子曰理義之悦我
心猶芻豢之悦我口朋友講習互相滋益之樂以發
明其理義故无窮也然則聖人所以悦民者能使知
其理義之所在然後可用也不然安能使之犯難而
忘其死乎

初九和兌吉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初九居兌之初為說之始在下而能以剛正自處有孚信之德而无邪諂之行和而不同无所阿比所以得吉士方未遇而專以和柔為行或疑其邪諂初能履剛守正衆所孚信故曰行未疑也未疑者未有可疑之行也

九二孚兌吉悔亡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兌主于說說物者常失于不正九二上比于六三陰柔小人而已比之宜有悔也然履忠信和而不同非為邪也是以吉而其悔可亡也士非見信于人之難自信為難能自信其志則雖舉世非之不能阻也權利誘之不可移也白刃臨之不可屈也此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

六三來兌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三陽位而六以陰柔居之不正也以象邪佞不正之人欲以非道媚悅正直之君子必為所斥遠其凶宜矣君子小人猶水火燥濕之不同以帝堯之聖猶畏壬人孔子之聖亦曰遠佞是知邪佞之人急于求進是亦在上者有以來之非剛明之君子未有不為所眩者唐明皇之悅李林甫德宗之悅盧杞亦其資適相逢爾六三為兌主自處非正故小人得以乘之此

有間而可入也如好色好貨好田獵好用兵以致陂池苑囿之觀各因其所好而投之故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以急于求說而自處非中正之位說不以道至亡國敗家其凶可知矣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六三來兌此最佞邪之人如蠅之營營驅之復來者

九四以剛直處近君之位欲有以排却之而未知計

之所出故擬議商度不遑寧處然終獲有喜者遇九五剛明之君也不然其自身之不暇保憂未艾也故象言九四之喜有慶也喜在我慶在一人與天下也邪佞之人聖人之所甚疾也知之非難去之實難以周公之聖猶不免見疑于成王觀鴟鴞之詩其心之靡寧可知矣心之靡寧以王室之靡寧也然則九四一爻非周公其孰當之

九五孚于剝有厲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剝陰消陽之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故指剝為小人九五為兌說之主小人以邪道說其君或以聲色或以貨利阿諛順旨惟意所適非剛明之君未有不為所惑者九五剛明之主也聖人特于此致其戒愼之意言信于小人則危道也以唐太宗之明且不能去宇文士及之佞然其所尊信者房杜王魏之流故小人不得行其志耳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以九

居五此乾剛之主也乾剛之主宜信任君子乃孚于小人然不至于亡者以居正當之位雖密比小人无能為也世之小人當明主在上威權不移于羣下度未有以勝君子亦能隱其姦慝而勉於從善故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上六引兌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兌以說為主以說道進者多陰邪之人而剛正之士

動多忤物使之事主則面折廷爭如周昌汲黯之徒豈以諛悅為心哉兌之六三小人之在下者故曰來兌下卦為内柔自外來也上六小人之在高位者故曰引兌自上引其類也上與三雖非正應而以邪道合者處兌之終居卦之上宜旁招俊乂汲引衆賢以盡說道之正則利澤施于天下矣上六陰柔小人其所汲引者不過其黨類耳安能光亨天下乎故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者散也險難既除渙然氷釋肅宗平安史之難德宗釋奉天之圍此渙之時也渙則亨矣內可以假有廟以示孝治之本外可以涉大川而成濟險之功是二者非出于正固則離叛之心未易合故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此所以貴乎利貞也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

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坎下巽上為渙渙所以亨以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也凡卦三陽三陰者有九陽上陰下皆自否而來三復三變而成九卦渙其一也以九四之剛來居坤之中而成坎柔既得剛則其心亨而不困窮矣以六二之柔上居于四而成巽剛既得柔則能巽順而上同矣當渙之時上下相濟君臣比合何患而不除何難而不解乎其道大亨于天下故假有廟而

祖考來假涉大川而險難以濟也閔予小子嗣王朝
廟之詩蓋在成王釋喪即政之始清廟祀文王亦在
周公既成洛之後然則王假有廟王乃在中者蓋言
九五得中正之位故能居渙之中以拯天下之渙而
泮離者得所歸焉利涉大川乘木有功者巽為木涉
川者非假舟楫其能濟乎上巽下坎有乘木濟川之
象巽為木濟險之道非可以力勝惟巽以入之則无
往而不利矣故曰乘木有功也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水之性本靜且止汎濫流衍或鼓為濤瀾者風撓之也先王體此象以合天下之散離亦靜以止之耳享帝立廟天下之心有所宗矣享于帝則天神可以感格立廟社則神鬼有所依憑而況于人乎古之立國者必先立廟社所以係人心之道莫重乎此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以柔弱之資居坎險之下欲以拯難出險非藉剛健之才不能也九二雖在險中而其才實剛健二又互震震為作足有壯馬之象故初能承之所以能拯天下之渙離致遠涉險而不困也象曰初六之吉順也二有剛德初能承之故曰順也夫弱能御強柔能制剛非至順者能之乎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九二雖剛陽而陷于坎險之中非濟以柔順未易脫
也故下憑于初然後悔可亡也机者人所憑以安者
也以九二之剛乃下憑于初宜有悔也而在險難之
中不有所助何能自拔乎奔者行之速也在危險之
中欲就安全其去之可不速乎孔子去魯遲遲其行
者去父母國之道也孟子三宿而後出晝於予心猶
以為速欲以行道未知所稅駕也田文之脫秦馮道
之去虜足以當此爻矣象曰涙奔其机得願也奔就

所安出險逃難憂虞散釋願斯得矣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渙其躬者渙止于躬未能及物僅得无悔而已六三

居坎之上上將出乎險難而未離乎險難也自三至

五成艮艮其身止諸躬也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

而上九處高亢无位之地雖為正應非能相濟以大

有為也使能免其一身之憂虞而已象曰渙其躬志

在外也巽為外卦上又處乎卦外三居于內而志乃在外是懷貳心以事上者豈真有意為國者哉不過為全身之計耳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天下渙離之時必有強梗潛叛之徒虐害生靈圖危社稷者聖人于此欲收合人心拯天下之泮渙豈剛柔威武所能獨勝之哉梁襄王曰天下烏乎定孟子

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六四體
巽居下至柔弱也處近君之位而以柔巽為體上輔
剛健之君是能渙其羣合天下于一而獲至善之吉
也渙有丘匪夷所思者丘不平之處也夷常也天下
泮渙險難方殷一旦欲鉏類夷荒使之適平必有超
然之見消患于冥冥者豈庸常思慮所能及哉故渙
其羣元吉然後繼之以渙有丘匪夷所思也象曰渙
其羣元吉光大也消釋險難至于元吉則光矣坤以

六二一爻上行承五君臣相合以成散險之功故其德光大也唐陸宣公足以當之方德宗之狩奉天謀聽計從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无不感動流涕李抱真之賊不足平也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大號者非常之號也散天下險難以收合人心不有非常之號豈足以感動之渙汗者渙然而汗流以諭

浹洽于民心如病之得汗一出而不可反也陸贄有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令諭今假王者四函僭帝者二豎而欲紓多難汝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奉天詔下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然則濟渙之道豈不在號令乎彖言王居无咎正位也叛離之際雖假號令以震動天下然非真主正位以凝命中天下而立其誰肯信之王郎之詔非不足以欺天下也漢之社稷卒歸光武者豈

非位號之正乎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上九處巽之上正應在六三之坎巽為風坎為血卦

血之在人渙而散之則為癰疽

上九以剛陽處于渙外離憂患遠矣雖正應在三三

亦處險陷之上无所係累孰能害之故如血之渙散

也去者去其位也既去其位而又遠出此大臣不任

事而能全身遠引者也何咎之有渙之為卦當天下渙離下欲求援于上之時也上九有剛陽之才勢足以振物而无兼濟之智固不足與大有為也但能无咎而已象曰渙其血遠害也志在遠害保身之不暇豈能拯天下之渙離哉

☱兌下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者中而已裁其過與不及使得其中者節之道也

事得其節則可以通行于天下故節然後能亨也立節太苦非人情所堪故不可以為貞也苦節如焦先范粲之流是也得其貞者正也苦節則失其正矣節分段支節之義亨象天下之事有節則心通苦節不可貞占苦過也如味之苦人情所不堪故不可固守

象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

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所以能亨者剛柔分而剛得中也兌下坎上陽上而陰下男上而女下卦之三剛三柔各不相過剛柔于是而分矣二五之剛各得其中以處君臣之正位上下各得其節此所以能通行于天下而无過不及之患也此節所以能亨也苦節不可貞孔子釋之曰其道窮也節至于苦則其勢必不可行顏子之簞食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此不失其

正也非苦也伯夷叔齊餓死首陽立節雖苦其道窮于一時而伸于百世之下則苦節豈不愈于喪節乎聖人立卦之意貴其可行而不貴其難繼也使聖人而貴其難行則人有赴水蹈火而死者矣故曰節者中而已說以行險者險在外也說以行之則不蹈于險矣此言九五居險之中困而能亨也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此論二五中正各當其位故陰陽得其節而其道不窮也天地節而四時成者陰陽二氣寒暑

相循如環之无端春夏之發生必節以秋冬之肅殺然後歲功成焉聖人體此象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此節之能亨其道不窮而可貞者也聖人制經國之術必量入為出上之用度有節故不傷財取于民有制故不害民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此三代取民之道也秦隋之君至窮奢極欲府庫空竭而百姓離叛卒以亡天下者由不知立制度以為節故海內蕩然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澤之儲水民資以為灌溉之利者過與不及則有汎
溢竭涸之虞君子體此象以制數度而議德行則无
不中節多寡之數長短之度非有以制之則權衡度
量皆失其平矣德有剛柔行有邪正君子立德制行
務適于中而已皐陶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
則德與行未嘗不相因而相濟也議者審其剛柔緩
急與夫行藏進退不使有過與不及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户庭者户外之庭户在内者此門内之庭也不出户
庭以言慎密之至也初以陽剛在下方節之初有陽
剛之才而上雖有應險難在外不可往也自守以正
慎密而不出此盡節之道故可以无咎也孔子曰亂
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
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孔子

釋此一爻推明不出户庭之意蓋處節之初當制數
度議德行之始故慎密如此聖人出處語默適于時
而已非知乎治亂存亡之幾微者曷足以語此哉故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九二居中正之位當可以行之時又有能為之才而
不出門庭則失其幾會矣二于變卦為震震為足有

可行之象而不行失時之極皆凶之道此節之不得
其中者也豐之上六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閴其
无人三歲不覿凶當豐大之時處于明動而不履其
位其凶宜矣與此九二時異而象同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以六居三陰柔而處於陽位又下乘九二之剛而上
承坎險所謂險在前也此可節之時而不節禍災之

至將誰咎乎此爻與九二相反夫時可以有為而失其幾會與時之不可而強行皆足致凶咎九二以陽而居陰六三以柔而寓剛其不中正一也嗟若者歎惜之聲悔无及之象也小人極其奢靡以快意于一時卒至財殫力竭窮无所歸皆其自取雖知憤歎將誰咎乎

六四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人臣以自處陰柔為正六四居近君之位當多懼之地能卑遜以承上安于臣節者也人固有徼名取譽刻偽矯揉為難能之行若公孫弘之流然非其性之所安則近于詐妄此聖賢之所深嫉也安節之亨以承上為道漢萬石君足以當之文景恭儉之主而奮以恭謹稱可謂能承其上矣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五以陽剛而履尊位為節之主發號施令莫不中節在已无矯激之行故心逸而日休在人无愁苦之事故安居而樂業吉孰如之孔子所謂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以斯而往孰不尊尚之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人之立節不可過也過則為苦節不可不及也不及則為失節九五能守及中之節故上下内外无不說從以得中正之位故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上六以陰柔處坎陷之極已出乎險中宜有以自適而守節過中為難行之行不知變通以趨時之宜其凶宜矣若能幡然悔悟則其凶可亡凡之他卦悔亡之說辭同而意異也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上六處節之終固守而不知變取窮之道也

䷛ 兑下 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象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説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過過之小者聖人涉世豈有過乎欲矯世勵俗則不可无過過无大小過而得其正則君子也過雖小而不正則小人也小過所以利貞也小過自中孚而來六爻相變上下反合中孚則柔在內而剛得中小過則剛在內而柔得中皆指二五也小過柔在外而

得中故可小事剛在內而不中故不可大事也小過之世陰柔得位而為主上下皆小人也君子于此時有飛鳥之象焉鳥飛而遺其音猶君子當遐舉遠引而棄其聲名之時也二剛在內君子也四雖上承于五而進則犯上故不宜上二能承三三退則得所承故宜下也因時乘理知難而退吉孰如之故大吉也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

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過而後亨不過則否矣周公誅管蔡以安王室蓋不誅則王室危矣周公之過不亦宜乎故過而後能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者時可以過而不過則失其幾趨時之宜其不正乃所以為正也二與五皆得中正之位陽為大陰為小故小事吉也三四處非其為否柔得中是小者得中故小事吉也三四處非其

位剛失位故不可大事也若大過之世則二五得位故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剛過而中大者過也故可大事也卦體有飛鳥之象四陰據有為之地如鳥之翼二陽居內其腹背也冲舉者翼也鳥之頡頏上下翼實制之小過之時君子處无用之地小人得時當斯時也知不可有為則消聲匿跡安于卑位則吉矣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豫卦言雷出地奮豫雷之出地物皆悅豫山上有雷
則其聲必震驚遠而懼邇所以為小過雷本以震物
非過之大過恭過哀過儉无傷于德特未中乎禮之
宜耳行過乎恭萬石君是也喪過乎哀曾參是也用
過乎儉晏平仲是也此過之小者君子有時而為之
所以矯正一時誕謾流蕩之俗是皆有補于世教聖
賢君子不可免之過也

初六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初以陰柔處于艮下可止者也而正應在四四為動初性復剛躁既牽于所應不能靜止如鳥之飛未知所棲宿則有矰繳之禍凶之道也飛鳥迅疾其離網罟畢弋之患間不容髮其可救乎故象曰不可如何也已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六二以陰居陰臣子之道也當小過之世宜有過者小過之世以中為所遇也配祖者妣也承君者臣也皆謂二也二下配乎祖而上應于君二與初相比與五相應陰柔在下而不敢越故曰過也為臣而能盡臣道不敢過而當臣之分何咎之有哉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九三以陽剛而處下卦之上上六以陰柔而為之正

應此君子小人異趨而苟合者九三恃其剛正徑情
直行而不為過防之謀必為所害矣戕賊害之也小
人常有害君子之心能深思慮患而過防之或可免
咎不然其凶必矣故曰從或戕之凶也既為小人所
害雖有明智之士不能為之計矣故象曰從或戕之
凶如何也如何者言末如之何也已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小過之世上下四陰二陽處无用之地是剛不勝柔
又履非其位惟晦跡同塵危行言遜避禍可也以陽
剛而過于陰柔弗敢過也乃合其宜故曰无咎弗過
遇之方羣陰用事小人得路之時求動而進則危矣
故當戒慎恐懼亦勿固守其靜貞而昧於幾權也處
小人之間求進則為所擠陷守節則為所忌嫉蓋處
位不當姑靜以俟天道之復而已故象曰弗過遇之
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言小人之過其敗

不旋踵也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小過四陰而二陽陰柔而處五為小過之時陰盛而
不能有所施有密雲之象西陰方也以陰柔而處小
過之時雖得尊位豈能流寬大之澤于天下故如密
雲不雨失來蘇之望也小畜之彖曰密雲不雨尚往
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小過之時五為之主公謂五

也王公皆尊稱也公弋而取彼在穴失三驅之義夫
三驅之禮禽逆未從已則捨之取其有向順之心孔
子弋不射宿今乃取彼在穴則物不得遁矣故去王
而稱公斯小過之義也象言密雲不雨已上者陰氣
已上至于盛極而陽不應所以不能雨成施物之功
上而能下則及物矣雨自上下者也今上而不下不
能成雨故曰已上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上六以陰柔而居震動之極弗當于位弗遇于理過之極也如鳥之飛必離矰繳之患凶其宜矣君子制行適于中而已太卑與亢皆致凶之道故初與上皆飛鳥之象初太卑而上亢極也災由外來責自已取皆凶之實也象曰弗遇過之已亢者動而過之上下皆陰處于卦極于時為已亢也四以陽承陰知所尊事故弗過遇之上六以陰過中過其君也故弗遇過之

四所以得无咎而上為已亢也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聖人身履險難以撥亂興衰既定之後如乘舟已濟此離下坎上卦之所以為既濟也險難在上非明者孰與濟之亨小言小者亨也既濟之後大者已亨又能亨其小則物无不亨矣物无不亨則天下安定以正固守之則可以永保其安矣初吉終亂言治安之

難保也此唐魏徵對太宗以守成之難于創業也明皇用姚崇宋璟則治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德宗用陸贄則安用盧杞則危以此知危亡之禍常在既濟之後古人所以不畏多難而畏无難也歟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既濟亨小非所亨者小蓋无小而不亨也故曰小者亨也陽大而陰小故泰言小往大來既濟三陽皆處

三陰之下以陽下陰是大者既濟而能亨其小者也當既濟之時三陰三陽各當其位二與四以陰居陰三與五以陽居陽此君子小人各得其所之象故孔子釋利貞曰剛柔正而位當也夫以明濟險以柔濟剛以陰濟陽何往而不濟乎故初吉也既濟自泰卦而來乾以二升而之五坤以五降而之二陰陽相易而成既濟然水火之性燥濕不同非水滅火則火亦能耗水況水在火上炎上潤下之性豈能終止乎惟

道家龍虎顛倒之術腎水之真火心液之真水交之
有時用之有數然亦危道也不然長生不死之術夫
人而能為之矣蓋既濟之後復為未濟循環无窮乃
能成道未有止而不亂者非達乎進退存亡之幾明乎
消息盈虛之理者曷足以知此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在火上所以相濟以成造物之功然水火之性本
不同也若已濟而不知治亂安危之幾則水火相息

有時而傾覆矣君子體此象以思患而豫防之故居安則慮危而不敢安其位當治而思亂則不敢有其治豫防者沉幾先物必有超乎衆人思慮之外者故危難既濟之後又能消患于未萌之前鴟鴞之詩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周公可謂知此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以剛動之才履險涉深以應上者也當既濟之初
物皆求濟故不避險難而曳其輪濡其尾故得无咎
也輪運車中者履險故曳輪尾處獸後涉河故濡尾
卦有自內適外者則以初為尾遯與既濟未濟是也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者聖人救時之志雖轍環天下
人莫得而議之何咎悔之有乎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以中道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上水下火卦之為既濟也六二正應
九五故有婦之象馬弟者所以屏蔽而為容飾者也
婦人欲有所行必有屏蔽之飾喪其弟无以屏蔽勿
可行也既濟之時雖君臣相應然君當求臣以自濟
禮貌不至幣聘不先雖退而窮處可也六二處中正
之位人君欲共濟天下捨我其誰哉故勿逐七日必
得也象言七日得以中道者所履中正志應在五君
臣之義終无失也陰陽消長之理不過七日復卦言

七日來復是也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九三雖非君位以陽剛健之至故以當高宗威武之君也水火燥濕異性有戰伐之象鬼方幽陰之方遠役也三年克之疲憊之甚傳說嘗誨以干戈省厥躬則高宗之失蓋在于此使當時已有一傳說必能諫止之以此知高宗嘗用小人矣故易舉以為萬

世之戒唐太宗伐遼之役其勞人費財後亦悔悞乃歎曰使魏徵在必无此行然則興衰撥亂之主既濟之後乃欲貪土地求貨財用兵不已以疲備中國未有不亂亡者秦隋之末是已陸希聲曰三年然後克之言其功之晚也君子居之其力猶備小人用之則必喪邦水火之性極則相反猶君子小人也豈不然哉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六四處近君之位人君恃以濟難猶舟楫也善濟莫如舟非有以預備之則有沉溺之變先儒以繻為濡衣袽所以塞舟漏也以象危懼可畏之狀聖人于既濟之時思患而豫防之无所不至既有防患之具又終日戒慎惴惴然常若處漏舟之上則禍亂何由而至乎此處既濟之時也四在高位當既濟之後功業已盛主所疑也非深自戒慎其能免乎自古人臣有

濟難之才功高位重而主不疑者漢有張良唐惟郭子儀蓋其自處有道也故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九五為既濟之主時方已濟未有不湛溺者聖人于此致其防微杜漸之意故雖祭祀之間未嘗不示以儉約故殺牛之豐不如禴祭之薄也古之祭者必有其時天地鬼神其可以非道干之乎九五以一陽而處坎之

中中實而有孚信者也聖人求福之道孚信而已祭祀以時雖頻繁之薦亦足以交神明若徒繁文而誠不至物豐而時未可神其吐之矣東西者陰陽之位東鄰謂紂西鄰謂文王也文辭但言不如西鄰之禴祭而孔子乃云不如西鄰之時則知殺牛為非時矣使當其時豈必皆用禴祭乎時之既濟守常足矣而求福于非常如祭之非時而徒事繁文者未必獲福苟有誠信吉大來也六五履尊居正其獲

福必矣故象曰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上以陰柔而處无難之極湛于宴安而不知變又无剛果能濟之才以乘剛履險其危可知居既濟之終水火二姓各欲返其位如泰之上六是已故有濡首之象焉聖王兼濟天下之道必為長久之計既濟之終而濡其首若沉溺于宴安而不知返者其危亡可

立而待也

䷿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雖陰陽各不當位而上下内外有應故有亨之理方時多難君臣同心上下協力事无不濟者此未濟所以亨也狐雖多疑而小者勇決衆皆疑而未濟三陰得位而有應此幾之可以自濟也故曰小狐汔濟也汔幾也濡其尾无攸利者欲濟而濡其尾是終不

能濟故无所往而利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濟以柔得中故亨六五以陰柔而居尊位為未濟之主將以求濟者也而下有九二為之正應當未濟之時而得能濟之臣如文王當紂之世得閎夭散宜生之流卒以濟大難也小狐汔濟未出中者此言九二雖有剛健之才而未能出乎險中故濡其尾无攸

利也時之未可而意在必濟故終之實難聖人所以貴乎有始有卒也然未濟終于必濟以有上下之助也水火之性本相違而實相濟未濟者既濟之始而既濟則未濟之終坎離南北之正相為終始者也故曰未濟男之窮也韓康伯曰剛柔失位其道未濟故曰窮也而程氏謂三陽皆失位聞之成都隱者此說本因于康伯隱者之言適相契耳至王輔嗣釋履卦曰履不處也亦謂陽爻皆以不處其位為吉其說豈

不甚妙矣必它求哉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在水上為未濟如乾在坤上之為否水火相交所以致用今炎上者處乎下水火各行坎離不為用何以成造化之功火在水上所以為未濟也君子體此象以慎獨而不敢交物各居其方而不相紊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雲雷屯乃君子經綸之時聖人退藏于无用之地何以慰生民之望乎然

則未濟者非聖人之得已也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險難之世民方塗炭非有絶人之才未易濟也初以陰柔居未濟之始志欲有為而才不足雖履危涉難奮不顧身而為之必有濡尾之憂為可吝也夫舉事必有首尾終始之象也善慮事者非始之難終之實難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不能度才量力徒

勇于有為而卒于不見成功故可鄙吝也極終也既濡其尾則是不能克終故象曰亦不知極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人君當險難未濟之時必資剛健中正之臣然後能克濟大業輪者車所恃以行遠者也非剛健中正者能之乎九二上應六五之君君之所恃猶之車有輪也險難未平能驅馳經營雖轍環天

下必正而後吉也曳其輪者盡力于經營如周公之
于成王是也觀周公勤勞王家處危疑之地責深任
重而成王卒无所疑非中以行正者能之乎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處險之極以陰柔而居陽剛之位以此求濟必不勝
動則危矣然所應在上水火之性雖相克而相濟應
于未濟之極乃有可濟之道坎離處南北陰陽之正

終必交際故以涉大川為利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九四當未濟之時居近君之位當以柔順為先而九剛健宜于有悔也然能以剛行正拯君之難以盡臣道故得吉而悔可亡也鬼方夷狄之險遠者也震用伐鬼方先聲所至如雷之震動此人臣假君之威權以震慴遐方或不戰而屈人兵者故雖三年之久而

有賞于大國如李牧之守雁門以備匈奴是也異乎
既濟之時蓋既濟之時守成而已象曰貞吉悔亡志
行也人臣未嘗无欲行之志非信任之專安能遂其
素志哉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興衰撥亂之主非剛健之才未易濟也而六五當未
濟之時雖陰无斷而賴九二剛健中正之臣為之正

應四上二陽相為夾輔五處尊位有文明之德能虛
已而任用之故貞吉而悔无悔也无悔者直无可悔之
事非止悔亡而已孟子以有諸已之謂信積而至于
充實而有光輝之大五體離之中有文明之象故稱
其光而象曰其暉吉者光之發散為暉有君子之光
其散而見于外者不可揜也吉孰大焉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上九處未濟之終當坎離之極理在必濟蓋无平不陂无往不復否終則當復泰矣當斯時也非可矯妄而處中心誠實盡夫樂天知命之道以飲食燕樂而可无咎也雖然君子當未濟之時安時處順泥而不溺荒淫而不知止則失其有孚之道矣故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如阮嗣宗劉伯倫之徒豈足以濟物哉

讀易詳說卷十

膳錄監生臣沈　壽